



龙陵·腾冲·卫立煌

■ 安徽合肥 刘政屏

在云南龙陵松山有卫立煌的塑像,在一个很大的塑像群里,我是知道的。但整个塑像群的规模有多大?除了卫立煌,还有哪些名人?就不是很清楚了。2020年12月初,经过近一年的疫情,我终于决定走出去,到遥远的云南去,探访合肥名人那里的塑像。我们一行两人乘高铁到达大理后,因为要赶时间,所以决定租车去保山的龙陵和腾冲。云南的云彩的确很美,4个多小时的路途因此不觉得单调辛苦。下午近3点时到达龙陵松山。

松山位于怒江西岸,为滇缅公路锁钥。松山也是中国抗战成功收复的第一块国土。雕塑群全称“中国远征军雕塑群”,由12个方阵402座雕塑组成,置身现场,和网上看到图片感觉完全不一样,无论是气势,还是氛围,均超乎想象。当我们走过夏装士兵、秋冬装士兵、娃娃兵、炮兵、跪射兵等方阵,来到将军方阵前,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位于左侧前排第一位的卫立煌将军全身塑像。卫立煌将军身着戎装,披一件毛领大衣,面色凛然地面对着前方,在他前方不远处,是历时3个月零3天,死伤官兵7675人而取得胜利的松山战场遗址。在他的脸上,看不到胜利者的放松和微笑,而是凝神沉思,甚至有些沉重。或许他在思考战争背后的正义与人性,以及国难当头之时中国勇士无畏牺牲背后的精神力量。

我在塑像前伫立,看着塑像前地面上的一块小石碑上的文字:“卫立煌(1897~1960年),安徽省合肥县人,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,滇西反攻时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。”资料显示,卫立煌是中国远征

军第三位司令,于1943年5月接任,面临的主要任务是:打通滇缅公路,保证云南至印度这条中国大西南后勤战略补给线的畅通。

将军方阵一共有20位中国远征军的将领,在卫立煌的旁边,是杜聿明将军,后面则是郑洞国将军。当年,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,如今,他们共同守护这片土地,守护他们和他们的士兵们热血贲张、义无反顾的战场。塑像群以钢筋混凝土为基础材料,落成已经7年多,自然风化和侵蚀让它们更具一种沧桑之感,也让整个雕塑园区显得威严而肃穆。离开松山,我们随即驱车去腾冲,到达时,天色已晚。

腾冲和龙陵均地处怒江西岸,1942年5月5日,中国军队炸毁惠通桥,日军转而向怒江西北方向进犯腾冲,腾冲沦陷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便去了国殇墓园,在那里,我们不仅看到各种纪念雕塑和当地的抗战名人塑像,还祭拜了小团坡阵亡将士墓地,面对着分布山坡四周的三千多块简朴的墓碑,心情颇为沉重和压抑。

从山坡上下来,我才意识到没有看到卫立煌和孙立人的铜像,事后我才想起,此日之前,我在网上查询时,只发现孙立人在腾冲的铜像,但到了腾冲我却总认为卫立煌、孙立人在那里都有铜像,所以我既有些疑惑也有些着急,于是匆匆去往不远处的滇西抗战纪念馆。滇西抗战纪念馆位于腾冲国殇墓园东侧,建筑面积9492平方米,2013年8月15日建成。纪念馆展厅采用多空间立体布展的方式,以抗战实物为主,辅以图片、文字及影像资料,凸显了陈展效果和感染力,迎宾主厅高大轩昂,气势恢

宏,让人印象深刻。

为了节省时间,我进入馆内即去服务台询问两位合肥籍将军铜像所在的位置。志愿者很热情,但她告诉我馆内有孙立人的铜像,卫立煌的没有。我坚持说在网上看过卫立煌的铜像,似乎是单独一人的,志愿者明确告诉我,纪念馆内没有一个人单独的国军将领铜像。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己记忆有误,但我并不死心,继续在馆内寻找。

纪念馆的展览一共分为七个部分,我一边走一边浏览,当我从第四展厅走过一个长廊后,发现前方有一组群雕,走近一看,似乎也在网上见过。看了标牌介绍,是中国远征军人物群雕,我一眼认出处于中间位置的卫立煌,因为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八字胡。再看说明牌,果然就是卫立煌将军,在他的两旁和身后,是宋希濂、黄杰、霍揆彰等几位将军和美军准将寇恩。这是真正的“邂逅”,在被清楚明确的否定之后,在意识到记忆为无中生有之后,我依然坚持寻找,最终在有些绝望的时刻,居然真的看到了卫立煌将军的铜像。

这件事有些传奇色彩,如果我事先将功课做得再足一些,手里有卫立煌铜像的图片;如果那个志愿者对整个展览内容了解得再详细全面一些;如果时间能够充足一些,我得以慢慢地边看边找,都不可能让我有如此的周折和焦虑,也不会有如此的意外和兴奋。当我走出纪念馆的那一刻,我想,卫立煌将军戎马一生,而这里:龙陵、腾冲,则应该是他最为难忘的地方,克敌制胜,收复失地,他所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用血肉之躯,打出了中国人的气概和辉煌。

厚道

■ 辽宁义县 周铁钧

幸福的玉米

■ 辽宁阜新 心歌阙阙

那还是在早春备耕的时节,母亲说:“咱家就四间房场的那么点地方,将就种点普通玉米就行了!”父亲死活不干,“那能行吗?不选好种子,能有好收成吗?那点土地咋的?少咱也得好好耕作,一点都不能含糊!”母亲到底拧不过父亲,他自己骑着那辆“二八”式白山牌加重自行车上集市买来了玉米新品种、上等化肥,精心地放在屋中显眼的位置,像宝贝一样呵护着。“不问收获,只想耕耘”,紧挨着老屋的半亩多土地,像父亲的一块试验田,年年种年年收,细密地陪伴着他退休之后的大把时光。

出正月大地刚化开,父亲开始擦拭镐头刨茬子,搂秸秆,平整那块地。等到谷雨,一场春雨过后,一镐一镐刨出一条条垄沟,先撒上点复合肥,母亲帮忙把一粒粒玉米种子点下去,他再用双脚均匀地培上土,踩实,然后满心欢喜地等着玉米种子破土萌芽。父亲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地里瞅瞅,看看垄沟里有没有动静。在他的期盼中小苗出来了,父亲看得更勤了,连瞅它的眼神都变了,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慈爱,深情。苗齐了,他说要及早间苗别耽误长,及时除去苗间的杂草,再铲一遍,用镐头豁个沟,那长方形的地块像一匹土黄色的锦缎,父亲在上面一针一针地刺绣着绿叶和红花。

当玉米苗没过脚踝,父亲嫌底肥薄,怕养分接续不上,便从猪场王叔家要来几推车猪粪,和点熟土,倒匀磨细,拿着土篮子又一把一把把它埋在每

棵玉米苗的根部,高大的少给点,矮小的多上点,像伺候婴儿吃饭一样无微不至。玉米苗长到膝盖,就要封垄了,乡间也要挂锄了。父亲每天关注天气预报,看哪天有雨,好在雨水到来时,给每株玉米及时追上有有机肥。他施肥依旧沿袭过去的老方法,先用锄头在根部挖个小坑,撒上尿素,再用土覆盖严。一场淋漓的透雨之后,化肥分解融化渗透到土壤里全部被玉米吸收,父亲说那样才叫给力。

几番轮回,父亲与每株玉米亲密接触不下三四次,这样还不算有时扶起倒伏的植株,还不算掰去有的玉米根部多余的丫子,还不算秋天收获时劈下籽粒饱满的玉米穗子。玉米追完肥封上垄,就像幼儿长成翩翩少年,秀颀挺拔,直至玉米抽穗扬花,那纤细柔嫩的玉米须,在阳光下五彩斑斓,落满蕊花。

辽西干旱少雨,尤其伏季。连续十多天高温,垄沟干裂,玉米叶子软塌塌地耷拉下来,父亲一边骂着这鬼天气,一边调试水泵抽水浇地,挨个垄沟灌满灌足。喝饱了水的玉米在晚上就重新支楞起来,父亲看这心爱的玉米又重焕生机,笑容洋溢在脸上。父亲的那片玉米严严实实地遮住了老屋,棵棵都长到了一人高,比大地里的玉米要高出一节。

那一刻,我想我就是父亲田里的一株幸福的玉米。这么多年,在他的庇护下长大成人,而他却一天一天变老,曾经的美好时光无私地倾注在我们身上。父爱无言,玉米知道,我知道。

厚道,意喻为人淳朴本分,做事诚实友善。老子说:“前识者,道之华而愚之始。”意思是说:有先见之明者,虽看似有些愚钝,却是厚道人。但这里所说的“愚钝”并非痴呆,而是说话、表态时有些迟缓,既不仓促粗暴,也不优柔寡断,这种“愚钝”是用厚道奠基的诚信与稳重,慎思和远虑。厚道没有外在形象,是一种精神体现,厚道没有固定模式,是一种行为表露,甚至是一种高于生命的诚信和美德来悦服人、感动人。

《管子》记载:春秋时期,齐国国相管仲率兵伐楚,生俘楚将狄考,要斩首向国君报功。行刑时,狄考请求:“我有八旬老母无人照料,请国相放我回家安排好老母后事,定回来领刑。”管仲顿生怜悯,赏狄考快马让他探母。谋士说:“人求生都这样说,怎能相信呢?他不会回来了!”齐军攻进一个村寨,人都已跑光,却有两个壮汉看护着一群牛羊,管仲问:“你俩为何不逃,不怕死吗?”壮汉道:“我俩答应全村人看护牛羊,纵死也要守信。”这时,军士来报:“狄考回来了!”管仲问狄考:“明知要被砍头,为何还回来?”狄考说:“我应承的事绝不失信,楚国不论君臣王侯、平民百姓都是如此,诚信厚道是立国之本!”管仲听后长叹:“我们是薄义之师闯进了厚道之邦。”他传令赏狄考黄金百两,立即释放,为看护牛羊的壮汉留下粮草,全线撤兵。

话说一个老锁匠命两个徒弟各自去打开一个保险柜,没有钥匙和密码,不到半小时,两个徒弟都完成任务。师傅问:“你们看到保险柜里有什么?”大徒弟面露贪色,道:“有很多钱,还有15根金条,20多条项链。”而二徒弟却说:“我只拉开一下柜门,没看里面。”师傅十分高兴,宣布把全部绝技传授给二徒弟。大徒弟不解也不服,师傅说:“干我们这行要心有两把锁,第一把是必须打开的现实锁,第二把诚实锁,无论现实锁后面有多少金银财宝,都不要打开它,专心做事、厚道做人,才能技艺和品格一样高尚精深。”

